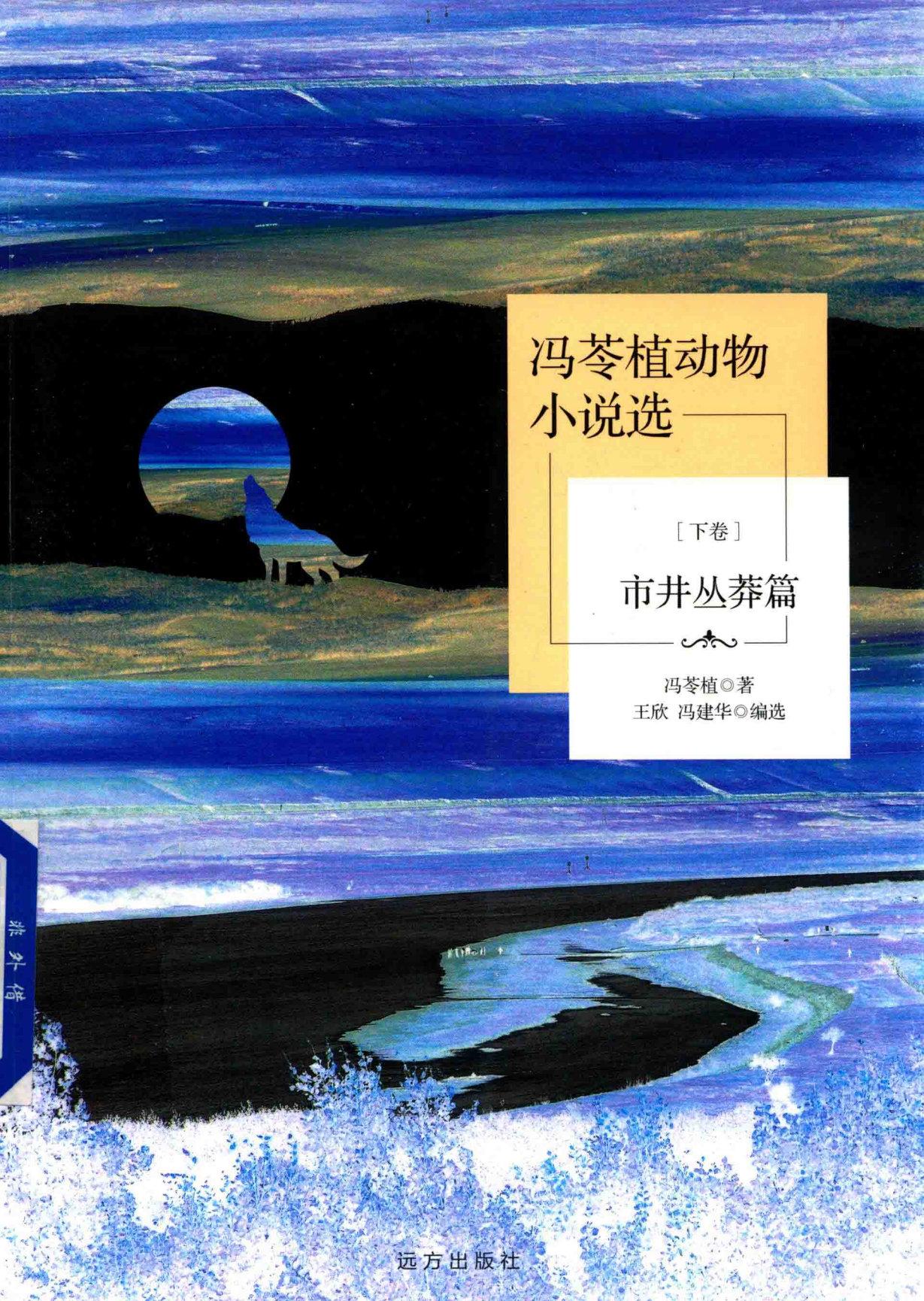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冯苓植动物 小说选

[下卷]

市井丛莽篇

冯苓植◎著

王欣 冯建华◎编选

远方出版社



馮苓植動物小說選

王欣 馮建華◎編選

蘇叔陽

下卷

市井从莽篇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冯苓植动物小说选 / 冯苓植著. -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16.11

ISBN 978-7-5555-0785-7

I. ①冯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4929 号

冯苓植动物小说选

FENG LINGZHI DONGWU XIAOSHUO XUAN

作 者	冯苓植
编 选	王 欣 冯建华
总 策 划	苏那嘎
责任编辑	董美鲜
责任校对	贾玉梅
装帧设计	韩 芳
出版发行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
电 话	(0471)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170mm × 240mm 1/16
字 数	530 千
印 张	36
版 次	2016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3 000 册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55-0785-7
定 价	79.80 元 (全二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01 虬龙爪 / 265

是笼子外的人在玩鸟，还是笼子里的鸟在玩人？大树杈子——
虬龙爪下见分晓！

02 落凤枝 / 316

残癘的小驴过得倒也养尊处优，却谁料新旧两派的经纪人已为这“落凤枝”争得不可开交。到头来只落得老汤罐子被砸了，市井中从此失去了一份珍馐美味。

03 猫腻 / 381

新引进的洋种波斯猫，既然来到中国也必须“入乡随俗”。为保持血统纯正，就必须门当户对地结猫亲家。而双方又都生怕对方揩油或使坏，随之便有了男女主人轮番监督猫的情爱进展。谁料猫没串种，人却……

04 黑丛莽 / 432

原生态野性勃发的黑丛莽原本是狼的天下，而早年前来的拓荒者却要取而代之。为了生存，狼视对方为人患，人视对方为狼患。随之，古老的丛莽中便发生了一系列人与狼的传奇故事……

05

古德、您哪、拜拜 / 485

生命有始就有终。一只老鸟、一条老狗、一个退休多年的乡村老教师，同住在一个屋檐下。由于女主人的突然去世，人、狗和鸟同时陷入了困惑与迷惘，甚至相互哀怨。但经过失落后的逐渐理解，人、狗和鸟最终都安详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……

附：

动物趣谈 / 526

与毫耄作家的一席对话（代跋） / 553

王 欣

虬龙爪

——鸟如其主

一

早上，座钟刚打过六点，宗二爷已经轻挑门帘儿，托着鸟笼子，潇洒地跨出屋门了。五十多岁了，瞧那身板儿，哪像个大难不死的人儿。

街坊邻居都对宗二爷的鸟儿，抱着一种特殊的尊敬感情。

可不是嘛！要不是儿子孝敬，给他搞回这只鸟儿，宗二爷能从医院归来，心不浮、气不躁，平平安安地活到今天吗？

既然鸟儿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这里就得先讲讲鸟儿。

爱鸟者养的鸟儿大体分为两类：一类是看的——观赏鸟，偏重在欣赏鸟的毛色、身架、姿态；一类是听的——听口鸟，偏重于欣赏鸟的声音，像画眉、百灵就属这一类。至于尚不入流的第三类，后头还会捎带着讲到。

宗二爷这只鸟儿属于后一类，是一只活蹦乱跳、多嘴溜舌的百灵子。

鸟的价值不等。便宜的三五块钱一对儿，贵的三五十以至二三百的也有。这首先得看产地，比如鹦鹉，讲究山东青岛产的，画眉讲究四川产的，百灵讲究张家口产的。不是正宗产地，价格略低几筹。其次再看毛色、神态、长相、欢蹦劲儿。

宗二爷这只百灵子，是货真价实、地地道道、不折不扣的张家口货。

街坊们不懂这里头还有这么大的学问，就以为这只百灵子是件稀罕物儿。其实，养鸟在这儿早有悠久历史。遥想当年，乾隆爷为戍边的在旗子弟修筑这座城，就是想以老北京为模子的。后辈儿孙不负浩荡皇恩，深感五坛、八庙倒可少一点儿，可那老北京的小玩意儿：溜个马，架个鹰，斗个蛐蛐儿，玩个鸟儿的，却绝对不能少。好您哪！这家的姑奶奶常常从京城回来探亲，那家的二舅爷又进京去当差。这里就连说话，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京腔京味儿。只不过因为口外吃牛羊肉多，舌梗子稍稍发硬，话音儿听着已不如老北京那么俏、那么溜、那么打得弯儿多。如果再少了鹰啊、马啊、蛐蛐啊、鸟儿啊这点谱儿，那不就更让人笑话吗？好在国泰民安，孩子一落地就有俸禄，这几手绝活儿竟颤颤悠悠一直传了好几百年。不过到民国已渐流入民间，这方面的能人好手已多出于市井之中。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中断了好一阵子，使这几手绝活儿几乎成了千古绝唱。可这几年却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这几手绝活儿又渐渐透出了生机，尤其是玩鸟儿，方兴未艾。

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在前三月您和宗二爷提玩鸟儿，他准能和您急了。什么和什么呀？但自从这只百灵子衔回来宗二爷的魂儿，那情景可就不同了。

是啊！在干得正欢实的节骨眼儿上，冷不丁地被拨拉下来了，给谁谁受得了啊？且甭管过去宗二爷这个人儿传闻如何，就论那一口气儿没上来，在医院冰棍儿似的整整躺了一个多月，那也够让人心疼一阵子的了！哼！还说是什么潜伏性心肌梗死，瞧瞧如今医院这水平！

后来就是“据说”了。宗二爷好不容易活着回了家，成天躺在炕头上尽是日娘操祖宗。一提起机关的事儿就犯病，直翻白眼儿喊胸脯子堵得慌。大夫说，在家养个花儿务个草的，想法让他转移转移注意力。他那老伴儿赶紧张罗了，没想到宗二爷一见这花红柳绿，脾气变得更加吓人，还直嚷嚷这是家里存心要他好看，咒他不得好死。乒、乓！四个花盆摔成了八瓣儿。知父莫如子，儿子出面埋怨娘了，说这不是存心戳爹的心窝子吗？他瞅见红花就必定想起什么红柿子、红辣椒、红萝卜，瞅见绿叶就准想起芹菜、芫荽、羊

角葱！

后面的“据说”就更神了。说的是宗二爷久积阴德，而儿子更是孝感动天，一次出差路过张家口，竟意外得到这只百灵子。宗二爷初见这鸟儿，还神神道道地直犯迷糊。可不到片刻工夫，便六神归位，显得额外清爽起来。又过了几天，宗二爷就端着鸟笼子在老城根公园出现了，病歪歪还透出股子洒脱劲儿。

可这一洒脱两洒脱不要紧，宗二爷的身体竟复原得真洒脱了。不到三个月就变成了地道的爱鸟者、真正的鸟行家。就是有人为他打抱不平，他也总是一摆手儿，说：

“得了！还提那个干什么？梦，就像做了一场梦！您听我这小妞子叫几口不？地道的音儿，打凉败心火！嘿嘿……”

听！小妞子？宗二爷干脆把这只百灵子，当成了自己宠惯的老丫头、压窝儿的小闺女！怪不得有人说，养鸟儿有助于修身养性。乐在其中，其乐无穷！可见其言之不谬。

小妞子有功。不但家里消了灾免了难，就连机关里也安静多了。同事们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感到纳闷：莫非像胳肢窝儿识字、鼻子尖儿认人，百灵子也有鸟体特异功能？

嘿嘿！宗二爷笑而不答，显得更洒脱了……

二

说话间，宗二爷已经托着鸟笼子，面带微笑地走进了老城根旁的小公园里。

这里必须补充说明，老城的爱鸟界也分两大派。如今，老年间的房子早已扒得差不多了。剩下那点小胡同小院，也早已淹没在拔地而起的高楼群中。这老城爱鸟界的两大派，也由此应运而生。新派儿多是高楼住户，玩鸟儿带

着股洋派头、新鲜玩意儿特多，集中地点是城郊的现代化大公园。而老派儿则多是些矮小四合院的老住户，什么过去掌勺的、收破烂的、动泥水活的、钉鞋补掌的、吆喝卖小吃喝的，岁数大了玩玩鸟找个乐子，求个清静，集中地点就是这老城根儿的小公园。

两派尚能和平共处。新派儿称对方为“老帮子”，老派儿称对方为“匪派儿”。不过，据说市政协一位副主席，正准备出面组织统一的爱鸟者协会，以求得结束这“老帮子”和“匪派儿”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。

宗二爷似乎还不了解这一切，只是一味顾自己就近，顾自己洒脱。老城根儿小公园他从年轻时候就逛惯了，顺眼、舒坦！

一汪湖水，几株垂柳，跨过石带桥就是那隐秘的小树林。这里便是鸟的乐园、自发的鸟市，老派儿爱鸟者独有的社会。就连那些专找幽静之处打太极拳、练鹤翔功的主儿，也不敢随意来此一显身手。据说，一位自谓功力深厚者刚刚在这里运气入定，就见数十位爱鸟者一齐掀掉鸟笼套，刹那间百鸟争鸣、婉转入云，入定者一惊一乍，差点走火入魔，从此就再没见犯境入侵者。

宗二爷托着鸟笼子，一身和气地走进了小树林。抬头一看，几株小树枝杈上已经挂上了几只熟悉的鸟笼子。但那株最显眼的、似专门横长出一枝虬龙爪的小树上，却没有人敢贸然挂上鸟笼。这是老派儿爱鸟界不成文的规矩，鸟儿也得“梁山泊英雄排座次”。主随鸟荣，谁敢呀？

宗二爷一见就摇头了，说：

“诸位、诸位！这算什么和什么呀？我这小姐子有个地方，就算大伙儿赏脸啦！这，这这……”

可没等宗二爷“这”完，就有人马上抢过鸟笼子挂在了虬龙爪上。

随着便是一片寒暄声传了过来。“宗二爷！您早哪！”“宗二爷！您喝了吗？”“宗二爷！您抽一根儿！”“宗二爷！您……”好像在爱鸟者的社会里，只有这样的称呼才透着亲切、近乎，才透着爱鸟者社会自己特有的风味儿。

三月前，您这样叫试试……

宗二爷现在感到的却是一种满足。他微微含笑应付着，还顺手接过了鸟

友递过的那根儿香烟。不抽！行吗？透着瞧不起人儿的劲儿。两个烟圈儿喷过，宗二爷抬手有板有眼地退下了鸟笼套。虬龙爪不能白占着，得挑这个头儿。

宗二爷的小姐子露脸了，只见它身形俏丽，颜色发黄，遍体油光闪亮。尖尖的嘴儿轻轻地梳理了几下羽毛，歪着头儿机灵地瞅了主人片刻，便浑身一抖，跳上鸟架，欢快地叫了起来。

几位鸟家也不敢怠慢，纷纷揭开鸟笼套，露出自己的宠物儿来。

百灵子是一种好胜心极强的鸟儿，几只鸟在一起就要开口比赛，而且绝不轻易服输。宗二爷的小姐子开口一唱，几位鸟家的百灵子也放声大叫起来。一刹那小树林里众鸟争鸣，竞比高低，啼声不断，互不相让。

宗二爷脸上透着宽容，又透着谦虚。可那小姐子却显得气盛，得理不让人，越叫越有劲儿。这家伙跳上跳下，左顾右盼，叫声洪亮悦耳，音色优美多变，时而短促，时而绵长，时而低吟，时而高亢……渐渐地一个个百灵子败下阵来，耷拉着翅膀哑了口。

“好。”四周响起一阵阵喝彩声。

宗二爷只觉得喝了好酒一般，一股晕晕乎乎的感觉，从脚后跟直冲天灵盖儿。可他的脸上却透出歉意，透出和气，弹指一搥鸟笼子，笑着说鸟儿：

“得了！显什么？”

但小姐子还在趾高气扬地叫着……

玩鸟的老少爷们儿谁不服啊！但宗二爷却直愣愣地盯着自己的宠物儿，神智竟有点恍惚起来。他隐隐忽忽地想起了半年前，那算什么和什么啊？各式各样的蔬菜，笼子一样的办公室，自己比这只鸟儿还跳得欢，嗓门还叫得亮，可……真有一种宛如隔世之感。

“二哥，您真能呀！”是哪儿飘来一股尖酸刻薄的声音？

宗二爷一定神儿，只见瘦了吧唧的侯七，皮笑肉不笑地站在自己的跟前，背后脖颈子上斜插着一根横木棍儿，上头落着一只极不安分守己的“老西子”。

这里还得插上一笔。玩鸟者除了“观赏”和“听口”两类鸟之外，还有一种不太被爱鸟界高雅人士所看重的小玩闹——姑且称为杂耍鸟，如“鸟

头”“交嘴”“老西子”之类。这种鸟虽大都不是很有钱，但却能来些杂耍特技表演。有的能从观众手中叼走小硬币，有的能把小纸旗送到旗座上，有的能把抛向高处的弹丸凌空接住，常常引得外行们喝彩叫好。杂耍鸟不入流，自然就难入笼了，只配在紫木棍儿上站着。

侯七这只“老西子”即使在杂耍鸟里也是末流货，什么本事也没有，只会喳喳着乱叫。

但宗二爷一见侯七，还是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儿。这小子两个多月前，就让自己羞得钻了耗子洞，今儿个又从哪个窟窿里钻出来了？

众鸟家也都感到纳闷儿……

侯七从小和宗二爷在一起站柜台，在“香必居”酱园里当小伙计。临到解放时的“香必居”，已是这老城里数一数二的老字号了，专门经营油盐酱醋，各类酱菜，干鲜果品，时令蔬菜。当时侯七和宗二爷都是十六七岁，被掌柜的分配到柜台外专卖时令鲜菜，比谁吆喝的声音高，比谁做成得买卖多。那时候，侯七就显然不是宗二爷的对手。尽管他把嗓子都喊哑了，可无论从声儿啊，调儿啊，糊弄出去的菜儿啊，都比宗二爷差远了。为此，他常挨掌柜的大嘴巴子。解放后，侯七就更是步步跟不上趟儿了。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、公私合营，宗二爷由营业员、小组长，当了门市部主任。随之，又由职工转成了干部，进了市蔬菜公司，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。没几年便由干事、科员，升任为公司业务办公室临时负责人。虽然还没正式任命，但已被蔬菜界恭恭敬敬称为“宗头儿”。可侯七呢？嘿嘿！三十多年了，私——公私合营——公，猴头巴脑儿的，还是个门市部卖菜的。无论大人小孩，大伙儿都拖着长长的儿腔，没大没小地喊他“侯儿——七”。尽管他嘴尖毛长，争五比六，一点用也没有，眼巴巴地瞅着宗二爷的老伴儿进被服厂当了工人、儿子进机关开了车。而他自己的老伴儿，却直到如今还是个骂骂咧咧的家庭妇女。女儿初中毕了业，愣在家里哭哭啼啼待了四五年。直逼得前两年他一咬牙，两筐西红柿搞了个假证明，提前病退，让闺女顶了班。姥姥！侯七说什么也不服这个气儿！

“二哥！赏根儿烟抽抽！”侯七的声音。

“哦！哦……”宗二爷猛醒过神儿一看，侯七正涎着脸儿，嬉皮笑脸地伸过一只手。

“你呀！”宗二爷“啪”一下扔过烟盒，行动透着宽宏大量，可眼神儿却透着警惕。

“二哥！我算服了您，在哪个行当上您都站高枝儿啊！”侯七猛吸了一口烟说。

“老七！你小子嘴上就是缺把把门的锁儿啊！”宗二爷温和地嗔怪着。

玩鸟的老少爷们似乎也放心了……

大伙儿都唯恐侯七破坏了爱鸟者社会特有的和睦气氛。这小子玩鸟儿舍不得下本钱，让老婆骂得在屋里待不住，就脖子里插着根棍儿，玩起那不起眼儿的“老西子”。鸟儿没一手绝活儿，可就他，成天在小树林里叽叽喳喳挑事儿发牢骚。不但为鸟讨食儿，自己还赖着脸儿四处讨不完的伸手牌香烟。尤其是以前——关老爷子的鸟儿占据虬龙爪的那些日子，这小子瞅准了老头子爱戴高帽子的脾性，可干了不少惹人嫌的事儿。关老爷子嫌鸟友们不争气，端着鸟笼子进京住姑娘家去了，这家伙就更猴头巴脑地想以接班人自居。

嘿嘿！多亏了三月前宗二爷出现了……

鸟友们至今还记得，那一天宗二爷是在儿子的搀扶下，病病歪歪地来到小公园的。脸色苍白，满是悲愤忧戚之色，托着鸟笼子的手还直打战儿。爱鸟者社会里讲究的就是个和睦相处、以诚相待，何况“匪派儿”正在招兵买马、扩大实力呢！为此，虽然宗二爷的鸟笼子还罩着笼罩儿，谁也搞不清里头养着什么鸟儿，可大伙早已笑脸相迎，刹那间便是一片热语寒暄。就在这节骨眼儿上，侯七这小子也不知从谁的胳膊弯儿下钻了出来，一露头儿就酸了吧唧地嚷嚷上了：

“喝！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二哥您哪！”

宗二爷眼神儿有点发直，手里的鸟笼子抖得更厉害了。

“二哥！眼瞧到手的烧鸡也会飞了？嘿嘿！放着公司的主任不当，也玩

上这没出息的鸟儿啦？得！咱哥儿俩不是到死才平等——一人六尺土，现在就都成了秋后的蚂蚱了，一个草坑里瞎蹦跶吧！”

宗二爷气喘得怕人，鸟笼子差点失手掉在地上。多亏了儿子一手接住，狠狠瞥了侯七一眼，颇有信心地“嗖”一下揭开了鸟笼套。小妞子刚一露脸儿就博得个满堂彩。喝！瞧瞧那毛色，瞧瞧那身架，瞧瞧那机灵劲儿！小家伙浑身一抖，毫不怯场，亮亮的眼睛一瞅左右的同族，便马上扯开嗓子唱了起来。鸟家们也不敢怠慢，按爱鸟界的老规矩，立即举起笼子前来“以叫会友”。这一下不要紧，小树林里刹那间出现了少有的热闹场面。比着比着，众鸟家一个个傻了眼，随着自己鸟儿的甘拜下风，人人都把尊敬的目光投向了宗二爷。全场的鸟儿都哑了口，只有小妞子还在好胜地唱着。鸟家们的目光更加透出惊讶、透出敬佩、透出心服口服。谁也不说话儿，都战战兢兢，愣怔地眼瞅着一颗鸟坛新星的升起。

宗二爷却似乎没有察觉，也只顾直愣愣地站着，眼珠子好像都不会转了。恍惚间，他只觉得手中的鸟笼子已经化成了那间办公室，自己就变成了其中的那只鸟，叫着、叫着，可着命地扯开嗓子叫着……

“好！”林子里的宁静让喝彩声炸裂了。

宗二爷还没转过神儿来，只是脸上渐渐布满了血色，气儿也越出越匀，手里托着的鸟笼子也越来越稳了。

又是一阵盖头好儿，鸟友们一个个围了过来，众星捧月似的把宗二爷围在了当中。鸟类社会不像人世间，没有成文的法律，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。一位鸟家赶紧自动把自己的鸟笼子从虬龙爪上摘了下来，大伙儿又簇拥着忙把宗二爷的鸟笼子挂了上去。这是心服口服，鸟类王国新的“盟主”诞生了，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！

“您，贵姓？”

“免贵，姓宗……”

“宗二哥！不不，宗二爷，您给咱这儿争脸了！”

“别！别别……”

“可不是嘛！关老爷子不是因为咱们这儿没对手，愣跑到北京城住闺女家了吗！”

“关……关老爷子……”

“嘿嘿！这回也让他瞧瞧，除了北京城、天津卫，咱们这儿也有拿得出手的好鸟儿！”

“好……好鸟儿……”

“对对！您可千万不能上大公园那帮‘匪派儿’的当。这帮小子啊！愣管咱们叫什么老帮子，千万可去不得！”

“老……老帮子……”

“是啊！虬龙爪归您了，您就留下吧！”

“虬……虬龙爪……”

“对对！宗二爷，您赏脸了！”

“赏……赏脸了……”

宗二爷在一片“赏脸了！赏脸了”的呼唤声中，只觉得一股热气腾腾的暖流，刹那间传遍了全身，然后又汇聚在一起，直向心窝子涌去。一涌、两涌，猛地把堵塞的心眼儿全都涌开了窍。飘飘忽忽中，他感到眼前豁然开朗了，整个身心沉浸在三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满足之中。

“宗二爷！您不吭声就是答应了！”

又是一片喊“对！对！”的声音，宗二爷厚道地笑了。但等他醒过神儿来一看，侯七这小子没了，和他那只多嘴滑舌的“老西子”，一起隐没在敬仰的人群后了。

可不知为什么，关老爷子这人物，却神神道道地留在宗二爷的脑海中……

后来，这位过去的祖师爷也始终没有出现，他渐渐接受了宗二爷这称呼。变了，彻底变了。超然了，洒脱了，甚至连侯七这小子也忘了。只听说这小子又跑到大公园供“匪派儿”打哈哈，却绝没想到这小子还敢回来。

可今儿个侯七，又鬼头巴脑儿地钻出来了，这小子？

“嘿，嘿！二哥，关老爷子回来了！”

“哦！”众鸟家一惊，宗二爷一乍。

“您瞧——”

三

侯七这一嚷嚷不要紧，就连众鸟笼里的鸟儿们也屏声静气，纷纷跳上了鸟架，歪着头儿，敛着翅儿，掖着嘴儿，瞪着眼儿，向远处望去。

只见小湖边上垂柳丝儿一拂，闪出一位清癯的白发长者。两撇儿银须，几点老人斑，一脸矜持的微笑。身穿一套银灰色制服，棱是棱，角是角，略显肥大。但正因如此，也就格外透出股文雅超脱的精气神儿。说话间，老者已经托着鸟笼子，迈着方步，缓缓跨上了石带桥。虽然鸟友们透出情急，老者也显得心切，但那千层底儿纯礼服呢圆口鞋仍不乱方寸，稳重、飘逸，透出股古色古香的味儿。

侯七已经几次挑衅地瞅着虬龙爪上的鸟笼子。宗二爷明白这意思：戳他的心窝子，臊他的脸皮子，让他自动地下台。但他却愣了神儿，像从盛大酒宴的主宾席上，一下子被扔到厨房旮旯里一样，骤然冷冷清清缓不过劲儿来。

“老爷子！可把您给盼回来了！”

“老爷子！您一扔我们就是这些日子！”

“老爷子！鸟友们可没一天不念叨您呀！”

“老爷子！老爷子……”

老者刚一跨入这爱鸟者的乐园，一下子便被众鸟家包围了。小树林里一片热切的问候请安声，不但透着近乎、尊敬，而更重要的是，还透出了久久被抛弃后的那股委屈。

宗二爷像做了三个月的梦，猛然清醒过来，但还是想动又不动。一种奇异的心理，促使他不看老者的面孔，却只顾眼巴巴地瞅着老者手中的鸟笼子，似蔫了、傻了。

只见鸟笼中也落着一只百灵子，仿佛早受惯了恭维，居高临下地对谁都爱答不理。其实这只鸟儿绝不如自己的小主子，细羽毛少了，粗毛梗子却多了，缺绒和劲儿。浑身颜色暗淡，似乎就要失掉光泽，透出点老态。但这只鸟儿却像自己的主人一样，自我感觉特别良好：矜持、自重、古雅中透出点清高。

鸟儿没张口难论短长，且先看看那副鸟行头，那可真让人有点失望。鸟笼子破旧、寒酸，样子真叫老掉牙了。黑不溜秋，油腻把竹篾儿都漆出亮来了，要多恶心有多恶心。几支竹档子已经断了，残了，用细丝线缠着、绑着，要多小气有多小气。打个比方，让人一瞅就像一座梁倾柱斜的破房架子。说到那鸟食罐儿，更是要多老气有多老气，要多不起眼儿有多不起眼儿。裂了纹儿，豁了口儿，还那么穷凑合着。

嘿嘿！瞧这破庙里能供出什么大神儿？

宗二爷正在迷迷糊糊地感到纳闷儿，就听侯七一阵幸灾乐祸的喳喳声把他弄醒了：

“二哥！傻了眼儿吧？嘿嘿！好马要配好鞍，您就瞅瞅这鸟行头，就知道关老爷子这鸟儿非比寻常了！啧啧……”

宗二爷还是傻了似的一动不动，只感到侯七的目光，又一次大有深意地扫了一眼虬龙爪，似在启发，又似在卖弄，继续对他说：

“二哥！瞧瞧吧，货真价实浙江安吉县的青竹，地地道道‘涿州马’的手艺！您不信问问关老爷子，百十多年前，‘涿州马’在老北京前门的鸟笼铺子，曾经拿关老爷子这鸟笼当过幌子，宫里的太监一开口就出纹银一百两！您再瞧瞧这鸟食罐儿，乾隆年间的细瓷活儿，当年关老爷子用三间房换的……”

这里应该补充说明，侯七这番话还是说得满在行的。玩鸟者特别讲究鸟具，俗称“鸟行头”，如鸟笼、鸟抓（鸟笼上的提手）、鸟食具。鸟笼子是要用安吉县的青竹；做工是要论“涿州马”的手艺；老北京前门是有这么个鸟笼铺子，是已有上百年的名气；而鸟食罐儿最讲究的也的确的确是乾隆年间的瓷货。侯七这小子，在这方面还真不含糊！